

2022年,我们用33期口碑榜 见证这个新兴行业的起落

数字藏品 暗流涌动

本报记者 陈宇浩

新年第一天,“中国数字资产交易平台”在北京举行发布会,意味着数字藏品的合规交易进入了议程表;几乎在同一天,浦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数字藏品交易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,因为1100块钱,官司拖了将近半年……

这种魔幻而跌宕的情节,几乎就是2022年中国数字藏品行业的缩影。

过去一年,你可能多少耳濡目染过关于数字藏品(英文缩写NFT)的解读——“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照片、声音、文字、视频放到区块链上,变成具有唯一性、不可分割性和稀有性的数字作品”,“再通俗一点,就是给每一件物品都配上一个独一无二、不可篡改的身份证号”。同样在过去一年,这个国内区块链界最为瞩目的领域,从乘风破浪到猛踩刹车,从巨头扎堆到黯然离场,成了剧情最丰满、故事最密集的滩头阵地。

从去年4月起,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启动了国内首张数字藏品口碑榜,我们在最客观的角度,记录、参与数藏行业的发展与变化,规范数藏行业的体系与标准。

新年伊始,数字藏品行业正在以一种克制而冷静的状态迎接年关,当我们回看往期的33期榜单,也能清晰地梳理出2022数藏界的高低起伏,以及那些疯狂与争议并存的节点。

4月-6月

狂奔

杭州人Cris的手机里,至今还躺着一款名为《吃石榴的黑岩食客》的藏品,每次翻出来欣赏时,那段“疯狂时光”的记忆也会随之浮现。

2022年5月14日,在保利春拍专场中,由唯一艺术发售的“疯狂食客俱乐部”的两款藏品版权,分别拍出48.3万元和20.7万元的价格,也成为彼时国内数藏行业达到鼎盛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。

因为敏锐的嗅觉,当初买下《吃石榴的黑岩食客》,Cris只花了199元,4月底,有人找来,委婉问能不能3万元卖给他。

Cris并未理会,对他来说,那种“人无我有”的优越感才是最重要的。事实证明,很多藏家入坑NFT,也都是因为这种独特性,“可以显摆”。

“那段时间,藏家们都有种莫名的信念感,海外有‘无聊猿’,国内的数字藏品也能有超乎想象的收藏价值。”Cris说。

4月10日,数字藏品口碑榜张榜首期,鲸探联手当代艺术家黄玉龙发售的《四

大天王》系列,上架五分钟内40000份售罄……一场数藏界的饕餮盛宴眼见着正在急速演进。

4月底,鲸探藏家突破100万人,ibox平台日流水一度超过亿元人民币,藏品总值更是被推到了令人咂舌的100亿元。

整个市场,进入到一种亢奋而灼热的情绪中。

NFT从业者、杭州萌娜丽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的郑鹏告诉记者,去年3月开始,每月新入局的平台差不多有100家,到6月底,平台总数已经接近700家,其中还包括25家上市公司,以及人民网、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参与的数藏平台。

歌舞升平下,隐忧也逐渐显现,除了炒作、非法集资等乱象,甚至有平台发行粗制滥造的图片,谎称上链进行销售。在5、6月的多期榜单中,我们的特约测评员、美好生活研究院智库成员浙江大学美学教授王杰,中国美院动画系副教授韩晖等,都怒怼过此类现象。

7月-9月

潮落

根据头豹研究院的数据显示,2021年全球NFT市场规模超过400亿美元,以蚂蚁链的销售额以及全球NFT增长率为基础,预测出中国市场的规模,将在2026年达到295.2亿元。

但没想到,2022年刚进入第三季度,拐点和漩涡就接踵而至。

“麻薯”是鲸探平台的资深用户,目前持有各平台的数字藏品超过500款,去年7月初,她关注的某平台发行的“战国铜钱”系列,突然微信小程序显示“违反相关法律法规”,被“永久封禁”。

从6月至7月,微信封禁了近百个数藏相关的小程序和公众号,并发布新规,账号凡涉及虚拟货币相关的发行、交易与融

资等内容,一经发现,严惩不怠。

暗流涌动下,一场大洗牌在所难免。

用户增速急剧下滑,但平台数量还在盲目疯涨,最高峰时达到2000家,最终结果就是数字藏品陷入大面积存量,流动性降低,“有些藏品前一周还是超级IP,后一周就跌价80%,太魔幻了。”Cris感叹道。

7月发布的数字藏品口碑榜中,测评团成员们就曾呼吁平台和藏家都要“理性入市”,否则市场很快就会有“祛火”动作。果然,8月16日,腾讯旗下数藏平台幻核发布公告,正式停止数字藏品发行,并进行全面清退。

这一消息,给了野蛮生长中的国内数藏行业当头一棒,除了让局内外人重新思考NFT的价值,也标志着市场正式潮落,进入蛰伏期。

10月-12月

蛰伏

跟郑鹏一样,许多人抱着“试一试”的心态进入NFT产业链,试图在鸿蒙初开中搜寻机会,但市场的风云突变,又让他们不得不持续调整策略,还有心态。

2022年底,郑鹏所在的NFT公司开始摸索主打社交的“元宇宙互动场景”;而“麻薯”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出手购买新藏品,持续的观望,因为市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能刺激她神经的藏品。

正如10月-12月的口碑榜,在观测追踪藏品的过程中,测评团成员们也时不时会有“无从下手”的感觉。

除了平台大批倒下,藏品类别大大减少之外,流量开始向大平台集中,而迫于完售率等压力,像鲸探这样的头部,只能选择“博物馆线”藏品发售,给外界造成“过度求稳”的印象。

据业内报告透露,去年第四季度清退的平台中,至少有二十家公司都成立于半年以内,而另一部分公司则于半年内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。

冷静下来后,“标准化”也成了整个行业在年末的主风向。

继《数字藏品合规评价准则》与《数字藏品通用标准1.0》后,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出台了《发行NFT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》;而国家级与地方级监管部门也加快了动作,国家版权局启动《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“剑网2022”专项行动》,其中就有针对数字藏品交易的大篇幅风险警示。

潮水退去,泡沫散尽,“裸泳者”离场,市场在缓慢重筑的过程中,同时也保留了希望。

工信部旗下数字藏品平台“天工数藏”发行了首批工业化数字藏品,主管部门亲自下场,一方面留存了行业存续的火种,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国家文化数字化大背景下数字藏品的价值。

站在新年伊始回望,虽然经历了魔幻的2022年,但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典型应用,NFT在培育公众认知、推动数字化进程等方面,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新的一年,如何找到价值与秩序的平衡点,在创新中走得更加踏实,也是每个从业者都值得思考的命题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“麻薯”为化名)